

回忆像一根水做的绳子

□罗望子

坐井观天

回忆就像一根水做的绳子，坐火车的记忆宛如手心里的温柔，剪不断，也理不乱。2002年冬天，在鲁院参加中青年作家研讨班，院里安排我们去延安社会实践，我有幸在火车上观看了辽阔的北方。冰天雪地，好一派北国风光。我的日记《北京时间》是这样记载的：

12月21日 大雪
上午看了一点儿巴尔扎克。《苏城舞会》，一个中篇小说，是一种别样的流畅。

忆起二十年前上学时，一个同学就向我推荐过，我那时正迷恋着现代派，对老巴子不屑一顾。现在读来，却是那般的气势雄伟，大开大合，毫无挂碍。

整理去西安的行头，到升和市场买了些食品。

下午三点，鲁院的车子送我们到火车站，五点二十，我们登上去西安的列车。

同行的有《文艺报》编辑王山，听说他是王蒙先生的儿子。还有郑理，原来《小说界》的编辑，现在上海文艺出版社，受《文学报》委托，跟踪报道。

晚上喝了不少二锅头。车厢里到处都有我们的人。有些热闹。这么多清一色的年轻作家一起上路，真是鲜见。

给家里打电话，明天是小天的生日。

孙惠芬喊我去，还有丁丽英，戴来。陪她们打了一圈牌。张晓峰大概也喝了不少啤酒，老是在一边捣乱，说粗话。还掐了我两下。这世上再没有比陪女人打牌更累的活儿了。它考验你的耐心，让你变得愚笨而浑然不觉。幸好是在车上，火车行进着，我的心也跟着咣当咣当地跳动着。

12月22日 下雪
早晨七点半到达西安，在万年饭店用了

早餐。

十点，登上去延安的火车，继续行路。火车走得很慢，仿佛是要让我这个南方人看个透彻。雪在飞舞，黄土高坡莽莽苍苍，不动声色。我接替吴玄，和戴来，风马打牌，看谁“跑得快”。

傍晚七点到达延安，在电力酒店，延安市委宣传部招待我们吃饭，和巴音博罗同住一室。喝的是西凤酒。延安的面食很多。还有《延安文学》，一本很厚的杂志。

饭后，一大帮人逛街。雪是越来越大了。据说延安已经多年没有下雪了。十步之外，看不清人影。广场上，白茫茫一片。我们打起雪仗，拍起照片。走在延河大桥上，如履薄冰，正好可以拥住女同学的腰和肩头。我们手挽手，我们走在雪路上，热热闹闹，欢歌笑语，完全像是鲁艺的师生。看见了，我们看见了宝塔山，近在咫尺，又遥不可及。但是我们依旧心潮澎湃，一如生产归来。

远远的有一对人儿，总是跟我们这一帮子若即若离的，看着又让人挺嫉妒的。

12月23日 雪后初晴
总算睡了一个好觉。

雪后的延安庄严雄伟，让人心里紧绷绷的。这样的感觉是因为延安有着一段伟大的历史，不管这段历史是如何记录的，总值得人们回味。

八点半，我们去枣园。黄土高坡上面的树林银妆素裹，把枣园打扮得闪闪发光，也更加显得空旷辽阔。走在林地，雪给我们踩得咯咯吱吱作响。风过处，不时有雪块跌落下来，在两棵大树间，艾伟给我照了一张相。在纪念馆前，我和高大的毛泽东像合影。

一个漂亮女人带着孩子拍照。他们的出现给白色的大地添加了鲜艳的色彩。我蹭过去，请欧阳黔森给我和那个可爱的小男孩拍了一张。女人说，雪太大，孩子今天不上课，正好带孩子出来看看雪。

枣园之后便是杨家岭，这两处选址都极有

回忆就像一根水做的绳子，坐火车的记忆宛如手心里的温柔，剪不断，也理不乱。

特色，与西柏坡异曲同工，让人直觉得时光倒流。然而厚厚的积雪轻轻掩埋了真实的延安，历史的延安更是变得捉摸不定，亦真亦幻。

艾伟跟在我后面，我故意在一片虚浮的深雪上坚定地踩下去，结果这小子不假思索，小腿都埋进去了，皮鞋里灌满了雪，呵呵呵。

在党的八大旧址，我和同学们学着当年的好汉们，激情洋溢地讲演。

和着积雪飘荡的，还有陕北的信天游，天空变得更为高远。我们循声找去。艺人刘爱民，打着腰鼓，招引着游客。游客就我们一批人。大家早就在春节联欢晚会上见过这个西北汉子，此时赶紧围过去合影。这个“刘老根儿”相当配合，老到地摆出各种姿势。

饭后陪丁丽英上街，有朋友要她带些陕北民歌碟子回去。冰雪融化，地面滑得很。丁丽英紧紧地抓住我，说起她现在的生活。

下午游览延河大桥和鲁艺。也许是昨晚已经先睹为快吧，白天的延河大桥不那么好看了，桥下没有多少水，而鲁艺也已经名存实亡，只能从史料和照片里去寻找了。现在的鲁艺正式名称是陕西省艺术学校延安分校，破落不堪，远不如一个乡办初中。老师们有的上课，有的在改作业，山墙上写着各类值勤表。鲁艺的主建筑是一个天主教堂，大概原来是作礼堂用的吧，现在也成了艺校学生的舞蹈练功房。我们在那里逗留片刻，孩子们大多十二三岁，在老师的吆喝下做出各种动作，眼睛却落在我们身上。躲在钢琴铺天盖地的旋律里，我在教堂前后左右角落落遛了几圈。

我也不知道自己在找什么。

时间还很充裕，我便和王山开了一间钟点房休息。王山要我写一篇东西，谈谈考察感受，或者学习感受也行。我说再考虑考虑。刚眯上眼睛，有人打进电话给他，王山说是从南京打来的，问我《钟山》贾梦玮的电话。

晚宴上，延安请来市歌舞团的演员唱歌助兴。

我们听到真正的陕北民歌。

九点半前往车站。十点二十，火车开往西安。

幸好下午睡了一会，在车上和郑理聊到一点。



一旦意识到自我的存在，痛苦与快乐就随之而来。

望风景的人

□江 徐



坐看苍苔

我曾以为香樟树是不开花的，又以为闻到的香气是从叶子的毛孔或者树干表皮发散而出。直至有一天，留意到它小小的花飘落下来，起初误以为在下毛毛雨，青天白日的，怎么会？转念猜想是鸟雀喷溅的涎唾水，又凭啥呢？

楼下广场有四五棵香樟，排成一排，经冬犹绿林。树下草地上常年积着落叶，红红绿绿的。香樟的那股香气，你若刻意去捕捉，它立马闪开，你若放弃捕捉，它反倒迎面而来，像一丝炊烟飘过，轻轻柔柔，带点儿甜。香樟叶子其实也好闻，有时走在树下，伸手摘一片，掰开，横断面迸发出的清甜让我意识到一点——嗯，草木的香味的确能抚慰人心。

初夏之际，晨风清凉，遛狗时我会去香樟树下站一会儿，等风吹过，感受隐约而不可捉摸的香气。也许你没有在意过，香樟的花和桂花、女贞树的花、苦楝树的花长得很像，都是细细嫩嫩不被当花看的小碎花。

那天我去广场，看到她一个人坐在长椅上，刚触及那双眼睛，心中一凛。一潭深水。沉着多少体量的忧愁和哀伤才会如此呀。我没忍住，再次向潭水望了望，揣测那不是因为刚刚面临的生离死别，潭底淤积着多年的闷郁和泛黄的钝痛。

她已不再年轻，就那样坐在初夏上午九点钟的阳光下，背微驼，双手摆放在大腿上，不冷不热，不言不语，头也不动，手脚也不动，服帖的头发没有被微风吹动一丝丝。不知道她在这里坐了多久，除了眼眶

善于鉴赏者喜欢从细节入手，由小到大，由点到面，如持藏宝图入深山探宝。

谈细节

□杨 谓



兼得斋夜话

曾经看到过一篇文章，说有研究胡适的专家在阅读《胡适日记》时发现这样一个细节：有一段时间的日记中有一个人的名字被统一涂掉了，这个人名出现的周期大约是一周一次。这个被涂掉的人是谁？为什么要涂掉？经过进一步研究后发现，被涂掉的是胡博士的“师母”，胡博士那段时间在美国当大使，工作应该很忙，但是他俩还能一周约一次，看看戏，吃吃饭。

有人说：细节决定成败；又有人说：一着不慎，满盘皆输。这“一着”，大概也是指某个重要的细节，两者的意思都是强调细节的重要性。但我认为细节其实没有重要到可以决定“生死”“成败”的程度，生死成败主要还是取决于整体的谋划与把控，而细节不过是这谋划与把控过程中小小的一环。《水浒传》第三十九、四十回中有一个桥段：晁盖、吴用为救宋江性命，伪造了蔡京的书信，并钐上了金大坚仿刻的一方“翰林蔡京”印。这一“细节”的疏忽，差点儿断送了宋江与戴宗的性命。吴用省悟到这“一疏忽时，众人还不明白，吴用于是解释说：“众位不知，如今江州蔡九知府，是蔡太师儿子，如何父写书与儿子却使个字图字号？因此差了，是我见不到处，此人到江州，必被盘诘，问出实情，却是利害。”图书在宋代是印章的别称。被疏忽的细节，在这个桥段中很重要，但在整个水浒故事中，只不过是滴水小水花而已。

艺术创作向来重视细节的刻画。人物画反映人物内心活动要靠细节，书法点画的细节变化，会泄露书写者真实的心理，即使是一闪而过的情绪波动，也可能会在作

一音一世界

——古琴曲《流水》赏析

□木 火



四季乐韵

月白之夜，城东古宅，清风入弦，琴声寥落，让人想起的是王维的诗境：独坐幽篁里，弹琴复长啸。深林人不知，明月来相照。抑或想象静寂的江南古镇，但目送，落花流水，在音和意远的琴声中沐浴畅怀，从容品味春天的背影。

其实，那晚听众不少，梅庵派传人洪晨先生前来讲演，吸引不少风雅之士。据说，在北京城，弹古琴已是四大俗事之一，启东亦如此，大雅成大俗？在众人尊崇的目光里，洪晨先生称有些紧张：“我的恩师龚一先生是启东人，第二次来启东，感觉文化氛围越来越浓了。”

原来如此，启东竟出古琴大家！梅庵派源出诸城派，王燕卿创立，曾在南京大学东校区（今东南大学四牌楼校区）梅庵教授琴艺，故得名。其传艺徐立荪，再传龚一，又传洪

晨，这般的师承关系使梅庵派结缘启东这片新土，而徐立荪亦有后人生活在启东。“梅庵派的贡献是优美、圆润的运指方式。”洪晨先生讲解道，“现在学古琴的人，运指方式都是梅庵派的，譬如揉弦，带有弧度的运指，使琴声更为婉转悦耳，更有内涵韵味。”

那晚，洪晨先生提到了《流水》：“不弹《流水》，等于没弹过古琴。”1977年美国发射了“旅行者1号”探测器，携带了一张喷金铜质磁盘唱片，含有一个90分钟的声音集锦，包括地球自然界的各种声音以及27首世界名曲，所选乐曲中，管平湖先生弹奏的《流水》这一曲几乎未剪辑，7分钟，自然成曲。遗憾的是，当晚洪晨先生没有亲自弹奏《流水》，而是让他的女弟子陈筱煊演绎。结束后洪晨先生送我一一张精致的古琴专辑《出和雅音》，有《关山月》《秋风词》等14首古琴曲，可惜没有《流水》。

数日后，逛市区新干线音像，竟然淘到龚一大师的古琴独奏专辑，唱片上注明：“龚一，原籍江苏启东，1941年出生于江苏省南京市。”专辑的第一首曲目便是《流水》，为清代四川青城山道长张孔山的谱本，他对原来的琴曲进行了加工，增加了许多“滚拂”的技法，模仿流水湍急的自然景象，人称“七十二滚拂流水”。听龚一先生的演奏，清澈而悠远，幽深而苍茫，回声阵阵，琴音袅袅，令人称奇！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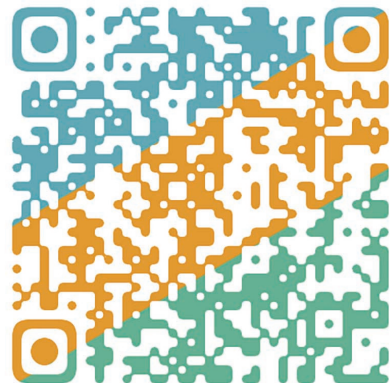
“伯牙鼓琴，志在高山。钟子期曰：善哉，峨峨兮若泰山！”志在流水，钟子期曰：善哉，洋洋兮若江河！”“高山流水”让人倍感温馨的一个典故。然而，聆听《流水》，不必老是惦记知音。“高山流水觅知音，骗了大家几千年，俞伯牙与钟子期根本见不上面，两人相差了一百年。”洪晨先生说，《流水》表达的就是流水。

仁者乐山，智者乐水。中国古代文人士大夫往往寄情于山水，创作了许多描绘山水的艺术作品，古琴曲《流水》就是这样一首富有表现力的乐曲。

《流水》，中国古琴曲。最早见于朱权的

守护

许从军摄



扫描二维码 听经典名曲